



季孙之忧：特朗普 2.0 时代的大国竞争

漆海霞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国际政治科学》共同主编)

自从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世界政治乱象丛生,俄乌冲突迁延至今,2023 年中东巴以、叙以冲突战火再起。2024 年 11 月,特朗普赢得大选再次担任美国总统后,各国内政动荡的现象也频频发生。例如 2024 年 12 月,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引发国内骚乱。与此同时,叙利亚阿萨德政府遭受反对派武装攻击,迅速垮台。上述动荡发生的直接原因可以归因于国际冲突的外溢效应,亦即俄乌冲突导致的连锁反应。但是,为何外溢效应不体现为国家间战争,而是各国内乱或政局不稳,笔者认为,其深层原因在于大国竞争的影响力可能开始深入到各国内政。

一、特朗普 2.0: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人们通常认为,大国竞争主要影响国际形势与各国外交,为何大国竞争的深化会引发各国政府的国内不稳呢?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中美竞争不仅仅是权力转移的体现,也可能是当前国际秩序变迁的转折点。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使自由主义价值观成为国际主流。^①然而,物极必反,冷战结束后迄今,全球化的过度扩张与自由主义价值观走向极端,催生了反全球化力量与民粹主义的兴起。在全球化下,人员和资金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剧了各国国内的移民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②失业率上升加剧了各国民众的不满情绪,社会凝聚力下降甚至导致出现极化现

^① John Ikenberry and Daniel Nexon, "Hegemony Studies 3.0: The Dynamics of Hegemonic Orders," *Security Studies*, Vol. 28, No. 3, 2019, pp. 395-421.

^② Margaret E. Peters and Michael K. Miller, "Emigration and Political Contest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6, No. 1, 2022, pp. 1-16.

象。^①自此,美国出现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而欧洲也出现了极右翼势力。

可见,从大国竞争视角加以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国际动荡,中美竞争不仅是权力转移的体现,也是秩序更迭的产物。在当前自由主义秩序受到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质疑的背景下,新的世界秩序与全球规范尚未出现。因此在特朗普 2.0 的时代,世界秩序变迁与中美竞争加剧同时出现,呈不可逆转之态势,进而将深刻影响各国的预期及选择。

二、大国竞争恐加剧各国内政不稳

进入特朗普 2.0 时代,伴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各国内政恐也将受到波及。诚如孔子评价季氏之所言:“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②概言之,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由于各国国内社会观念分歧加剧,各国的外交选择在价值观分歧背景下必然会招致部分人群的不满,进而加剧国内分裂。例如围绕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争论,美国国内出现极化。而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部分国家国内就支持俄罗斯还是支持乌克兰也出现较大分歧。可见,当今世界,外交议题的不慎选择可能加剧国内社会的分歧与分裂。

其次,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各国外交的灵活空间减少,决策所付出的代价将增加。特朗普再次胜选美国总统后,出于民粹主义的考量,对于美国盟友的拉拢力度可能将下降,美国与欧洲国家在北约责任分担的争议将升温。部分欧洲国家难以继续在俄乌冲突等事宜上依恃美国,而俄乌冲突给欧洲各国带来的威胁感依然攀升,这些美国盟友可能选择加强军备等举措提高自主性。例如,由于特朗普政府对俄乌问题的政策变动,德国考虑重新武装。然而军费的增加可能增加国内负担,使民生受损,进而招致民众对

^① 郭子凡、谢韬:《以控枪看美国政治极化与总统话语》,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3期,第87-115页。

^② 《论语·季氏》

政府的不满。^① 例如,苏联解体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军费过高导致民众不满。

第三、倚恃外部支持的政府在大国竞争加剧的境况下可能脆弱性更高。一方面,若一国政府依赖外部支持,则在大国竞争削弱外部力量的情况下,该国政府的统治稳定性将受影响。例如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无暇兼顾其传统势力范围,因此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在国内反叛力量冲击下快速垮台。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外部支持的选择将削弱本国自主性^②,进而招致国内不满。例如,韩国尹锡悦政府在中美竞争中选边美国,进而选择改善日韩关系。这一外交选择引发国内反对党的强烈反弹,动摇其统治合法性,为其最终被弹劾罢免埋下伏笔。

可见,当前美国对中国的积极遏制使各国预期中美竞争将长期持续。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秩序过度扩张导致反弹,全球化和自由主义极端化催化了民粹主义的兴起。在全球秩序重建与规范更迭的背景下,各国国内社会也出现观点分歧和社会分裂,甚至可能对外交选择的容忍度下降。若一国外交选择引发国内不满,甚至可能导致国内政府支持度下降与合法性减弱,典型例证就是韩国总统尹锡悦的下台。

三、国际秩序变迁与国家改革

尽管当前世界乱局尚未进入大争之世,但近些年的国际局势动荡与各国内乱,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孔子指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③当前的动荡也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层根源。

春秋末期,伴随着春秋五霸的兴盛,周天子合法性日渐削减,逐渐被霸

① Clifton Morgan and Glenn Palmer, “To Protect and to Serve: Alliances And Foreign Policy Portfolio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7 No. 2, 2003, pp. 180-203; Keren Yarhi-Milo, Alexander Lanoszka and Zack Cooper, “To Arm or to Ally? The Patron’s Dilemma and the Strategic Logic of Arms Transfers and Allianc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1, No. 2, 2016, pp. 90-139; Holger Albrecht and Ferdinand Eibl, “How to Keep Officers in the Barracks: Causes, Agents, and Types of Military Coup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2, No. 2, 2018, pp. 315-328.

② James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p. 904-33.

③ 《易传·坤·文言》

主秩序替代。^① 当今之世,也存在类似的规范退化现象。例如,当前在反全球化浪潮下,自由主义规范受到民粹主义的质疑。特朗普在新任期内仍可能退群,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可能遭到削弱,国际体系中长期延续的霸权国美国与国际组织互相倚恃的局面可能被打破。鉴于当前国际规范与体系有助于保护小国生存^②,国际组织与自由主义秩序受到的挑战可能增加小国生存压力。在上述规范退化的可能前景下,不仅国家间冲突的概率可能上升,各国国内动荡的风险也会增加。

在动荡的前景下,为了对抗各类风险,各国可能会实施改革。例如,当春秋晚期周朝规范退化后,各国内政不稳。^③ 至战国初期,各国纷纷改革,其中著名的有魏国李悝改革和秦国商鞅改革。此次特朗普再次胜选后,也着眼国内改革,推动改造美国深层国家和官僚体系,类似的改革可能也会扩散到其他国家。为了避免过度依赖外部力量所导致的对国内统治地位的削弱,在当前国际秩序变迁与大国竞争加剧的时代,各国改革有助于应对外部风险和体系的不确定性,通过增强自身实力来减少对外部大国力量的依赖。当然,改革也可能有风险,甚至可能加速内乱。^④ 各国也可能会在经贸上减少相互依赖,例如欧洲寻求与中国的经济脱钩,避免相互依赖武器化的伤害。^⑤ 此外,各国预期大国竞争加剧的趋势,也可能也会主动借势,例如全球南方的兴起就是一种应对。上述各种选择,将加大当前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

四、结语

当今之世,乱象已生。在当前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特朗普的再次当

① 漆海霞、孙兆瑞:《权力转移、体系演化与春秋时期的霸权更迭》,载《当代亚太》,2022年第4期,第99-133页。

② 周方银:《小国为何能长期存在》,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第24-47页。

③ 司马迁指出:“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⑤ Henry Farrell and Abraham L. Newman,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42-79.

选,可能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美国传统提倡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将继续受到民粹主义的冲击,特朗普在新任期内可能继续退群,加大全球治理难度,进一步增加乱象。在大国竞争可能将影响各国内政的境况下,国际冲突与内政不稳的外溢现象将促使各国积极应对风险,各国将可能主动改革,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加强国内合法性。鉴于特朗普再次上台可能对世界秩序与全球规范造成的影响,新时代的大国竞争将不仅仅限于比拼国力。依据道义现实主义,各国的支持与认可是大国的领导力的来源^①,大国对国际秩序的维护以及对各国内政稳定的帮助或将成为未来大国竞争的重要领域。

^① 阎学通:《大国领导力》,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